

谈当代广州话中英语词汇的介入

○ 王志钧

语言在发展过程中很少是自给自足的,世界上的数千种语言,很难指出哪一种语言是完全孤立的。民族间的贸易往来、文化交流、移民杂居、战争征服等各种形式的接触,都必然会引起语言的接触。在接触的过程中,不论程度和性质,双方都不可避免地会发生互相间的影响,尽管双方之间存在着经济和文化上的强势和弱势之分。

语言在发生变化的过程中反映最灵敏的是词汇。在上海租界应沟通之需曾经出现并形成过一种以沪语为母语夹杂许多英语词汇的语言,俗称“洋泾浜英语”或“别琴”(Pidgin)英语,这种洋泾浜英语一部分被保留下来,发展到现在成为上海方言的一个组成部分。比如:上海方言中的“枪势”(运气、机会)是英文 chance 的音读,“混枪势”,也就是“one chance”,意即只有一次机会。上海方言“翻新”是英文 fashion 的音读,还有“时髦”(smarty)、“罗宋”(Russian)等。广州话在与英语接触的过程中也有相似的情形发生。

早在 1842 年签定的《南京条约》中,广州就在首批开放口岸之列。作为一个通商的窗口,广州和当时最主要的外来语英语接触十分频繁,这两种语言的接触的一个结果就是广州话要发生一定的变化。这种变化作为一种历史的遗留被保存下来,也成为广州话的一个组成部分。以上我们所讨论的都是属于英语在被本土化后的现象,也就是说,在本土语中可以找到与之相对应的词汇,它或者还保留着英语的原意或一部分原意,如上海方言中的翻新(fashion);或者只保留了它的音,已经有了新的含义。但是本篇文章的主旨是要讨论英语的另外一种介入形式,即一个英语词汇的音和义的完完全全的介入,在表达的过程中直接使用一个英语词汇。简言之,即在日常会话中以汉语为主,其中掺入英文词汇的表达方式。

A:今晚有无节目啊?(今晚有没有节目啊?)

B:有啊,同阿 Paul 去踩 roll……(有啊,和阿 Paul 去溜冰……)

A:哦,仲想一齐吃饭添。(哦,还想一起吃饭呢。)

B:好啊,你去 book 位先,我踩完 roll 就来……
噢?我对 roller 呢?唔度既(好啊,你先去订个座吧,我溜完就过来……噢?我的溜冰鞋那里去了?怎么不在?)

A:唔会咁 check 清楚的?不会吧?再查清楚一些?)

B:哦~醒起啦!响阿 paul 度。(哦想起来了,在阿 Paul 那里。)

A:喂,个阿 Paul 好似对你有意思咁嚟。(喂,那个阿 Paul 好像对你有意思哎~)

B:知啦!你唱过无数次啦!(知道啦!你已经说过无数遍啦!)

A:咁你自己有无 feel 嘅?(那你自己有没有感觉啊?) B:唔知啊~(不知道啊!) A:咁你自己有无 feel 嘅?(那你自己有没有感觉啊?) B:喂~咩时候变得咁八架?够钟啦,走先,拜拜!记得 book 定位 call 我啊!(喂~什么时候变得那么多事了?时间到了,我先走了,再见!记得订好座位 call 我啊!)

A:得喇~你玩 high! (行了~玩得开心。)

上面是两个女孩的对话,对话中,roll, roller, feel, book, call, high 分别是溜冰鞋,感觉,订位,打电话,高兴的意思,都是英语词汇的直接借用,其中,roll, roller 和 feel 是名词,book 和 call 是动词,high 是形容词,接下来本文拟就此三个基本词类进行讨论。

一、名词

1、round,“绕圈”、“回合”的意思。

见你唔响度,就出去转个 round,番来就见到你,你居然仲话我迟到添(看到你不在,就出去走了走,回来就看到你,你居然还说我迟到呢!)

泰臣经常响第一个 round 就打到人咁扑低(泰森经常第一个回合就把人打趴下了)

2、lift,“电梯”的意思。

部 lift 好似有少少问题(这部电梯好像有点问题)

3、style, 风格、形象的意思。

我以前个发型衬番我个人的 style。(我以前的发型很配我的风格。)

4、project, 计划的意思。

点啊? 个 project? (怎么样? 这个计划?)

5、party, 宴会聚会的意思。

居然仲要响山上便搞个 party。(居然还要在山上搞个派对。)

还有无 mood(没心情, 没情绪); 无 feel(没感觉); 做 show(做假, 演戏)。还有一些名词, 比如 report(报告, 检查)、store(“士多”, 小卖部)、bus(公共汽车)、film(菲林就是拍照片, 拍电影用的胶片)等等, 在广州话里出现的频率还是很高。

二、动词

1、——今次考成点啊? pass 应该都 ok 啦?

——sure 啦! 上次 fail 左仲唔够? 今次落足心机勒, 再 pass 唔到, 无面见人啦。

(——这次考的怎么样? 通过了吧?)

——当然! 上次不及格还不够啊? 这次下了很多功夫呢, 再过不了, 没脸见人了)

pass 是通过的意思, fail 是失败没通过的意思, 都是动词。

2、我唔中意响 bbs 度 chat, 都係(我不喜欢在 bbs 上聊天, 还是 QQ 好一点)

3、帮我 keep 住先。(帮我先拿一下。)

4、你 book 位先啦, 我 15 分钟后到。(你先去订个座吧, 我 15 分钟后到)

5、咩话? 响咁既事? 等我 checkcheck 先。(什么? 有这样的事? 先让我查查看)

chat, keep, book, check 分别是聊天、拿、订座、检查的意思, 都是动词, 例 3、4、5 中还有一个特殊的广州话的语法特点, 就是短副词“先”后置, 这曾经因为《大话西游》而风靡, 当然在这里因为不是重点, 我们不作讨论。

三、形容词

1、用 in(或者 update)来表示“跟上潮流的”, 而用 out(或者 outdate)来表示“已经落伍的”。

注: in (a)时髦的, 流行的; the in thing to do

这副眼镜好 in 啊(这副眼镜很新潮呢);

这件衣服 out 啦(这件衣服早就落伍了);

这么 outdate 的歌你都听? (这么老的歌你还听?)

2、heat 表示“热度”、“激烈”、“受欢迎”等。

呢首歌而家好似好 heat, 但系过几日就 out 啦! 唔系又点叫“口水歌”啊? (这首歌现在好像很受欢迎)

迎的样子, 但是过几天就会消失的了, 不是的话, 又怎么叫做“流行歌”啊?)

3、表示情绪高涨, 开心用 high。

玩得 high 唔 high? (玩得开不开心)

4、用 cheep 来形容格调和物品的低廉。

你个人点解咁 cheep? (你这个人怎么格调这么低?)

再看下面一段对话:

——哇~ 件衫好正! 成个人睇落 man 左好多。

——多谢! 查实件衫净系得个款, 料就 soso, 唔系点会 50 蚊咁平?

——一个咁款靚, 其它嘅都无乜所谓啦! 我就黑仔啦, 二百几买件咁既 cheap 野, 真系“同人唔同命, 同遮唔同柄”!

(——哇~ 这件衣裳很不错! 整个人看起来男人味足了很多。

——谢谢! 其实这件衣服只有款式可以, 料就很一般, 不是这样的话, 哪里会只有 50 块那么便宜?

——这个款式很好, 其它的差一点都无所谓了! 我就惨了, 两百多才买了这件烂东西, 真是一样的命, 不一样的伞, 不一样的柄!)

man, soso 也是形容词在表达过程中直接使用英语词汇的情况。总结汉语中这三个主要词类借用英语的情况, 我们可以发现, 这种借用现象通常发生在英语词汇较短发音比较简洁的情况, 而长一点的英语词汇在广州话中被直接借来填充汉语语法成分的很少见。

这种英语词汇的借用在使用的过程中, 有些根据其语音特点人们还会找到相应的汉字, 用来书写并在此基础上找到新的表达方式。比如 bus, 它在普通话里称“公共汽车”, 但也可以根据这个发音称为“巴士”。再比如“做 show”, 现在它对应的汉字是“做秀”, 已经被广泛使用开来, 相较广州话里指开演唱会、开晚会, 普通话里受了影响也有这种用法, 并且在这意义上还发展出别的含义, 如指演戏、指惺惺作态, 更有了文字表示“做秀”, 但原来在广州话里其实并没有“做秀”这个词, 而只是简单的英文单词“show”的发音。这种情况则与外来词的形成不谋而合, 极大地丰富了汉语的词汇。

此外, 我们还必须尊重的一个事实是, 无论什么语言在影响另一种语言的同时也要遵循这种语言自身的发展规则。所以英语词汇的借用不是机械的不加选择的, 而是也要受广州话语音特点的制约的, 有时候还要按照广州的发音习惯加以改造之后再使用的。

比如“s”,在普通话里发[si],在广州话里发成[l],相当于普通话里的“习”的发音。所以,boss在广州话语流中变成了“波习(普通话注音,下同)”,fans发成“fan 习”,face读作“飞习”。再比如,在广州话里没有[r]这个音,所以,英语中以[l]音标结果本来应该是发生卷舌[r],但是却发生了汉语拼音中的 le 音。如,roller(溜冰鞋)发成“lou 喇(广东话没有翘舌音 r)”,style 被发成了“s 呆楼”……。

以上是对英语语音在当代广州中话的借用的一点情况的分析。事实上,这种对英语词汇的借用情况并不是广州话里独有的,而是出现在很大的具有一定特征,比如受过好的英语教育或训练的或者在生活中较多使用英语的语言群体里,这种情况在外语教育日益普及,中国人的英语水平大大提高之后更为明显。这种在汉语中夹杂英语词汇的交流方式,在白领青年中相当普遍。比如下面两位在外资企业任职的白领的一段对话:

A: Selly, 我这几天都找不到你, disappear 到哪去啦?

B: 我去北京 travel 了

A: 谁负责 money, company 还是你?

B: company.

A: so, 不要太 happy!

B: 是不错,要是时间再 longer 一点就好了。

我们还可以看到在报纸,电视以及一些官方场

合,这种直接用英语来指称所需表达的内容的现象也越来越常见,比如世界国际贸易组织简称 WTO,还有前不久在上海召开的“APEC”会议等等。

交流促进语言的不断变化发展,随着中国对外开放的加强和对外交流的增多,英语以及其实其他语种对汉语的影响还会出现新现象、新发展,也就是说,在这一方面值得我们研究的问题还很多,我们还要继续努力。

调查对象:操广州话的大学生

参考文献:

1. 饶秉才《广州音字典》(普通话对照),广东人民出版社,1985年出版
2. 周振鹏、游汝杰《方言与中国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出版
3. 颜逸民《吴语概说》,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出版
4. [美]罗杰瑞《汉语概说》,张惠英译,语文出版社1995年出版
5. 王福堂《汉语方言语音的演变和层次》,语文出版社1999年出版
6. 《A NEW ENGLISH-CHINESE DICTIONARY》,1993年增补本

(作者单位:南京大学中文系现代汉语专业)

(上接第46页)形象色彩显现的数量对比上,其差异是非常明显的。

这样的差异有时还表现为另一种情况:某个成语所包含的两个不同的喻体,恰好分别出现在另外两个成语中;或者说某个成语所显示的两个不同的形象色彩,恰好分别由另两个不同的成语来显现。例如:

池鱼笼鸟——	池中之鱼	笼中之鸟
叠床架屋——	床上安床	屋下架屋
辅车唇齿——	辅车相依	唇亡齿寒
破竹建瓴——	势如破竹	高屋建瓴
附骥逐臭——	如蚁附骥	如蝇逐臭
管窥蠡测——	以管窥天	以蠡测海
临深履薄——	如临深渊	如履薄冰
蝇头蜗角——	蝇头微利	蜗角虚名

“池鱼笼鸟”和“池中之鱼”、“笼中之鸟”,它们都比喻受困而失去自由的人。前一个成语用“池鱼”和“笼鸟”这两种处于困境中的不同动物作喻体,而后两个成语则分别只取其中一种动物作喻体。“叠床

架屋”和“床上安床”、“屋下架屋”,它们都比喻重复累赘。前一个成语字面上显现的具体的动态形象有两上:一是“叠床”,一是“架屋”,而这两个动态形象又恰好在后两个成语里分别得以显现。可以认为前一个成语是后两个成语的缩略语。如“辅车唇齿”是“辅车相依”、“唇亡齿寒”的缩略语,“破竹建瓴”是“势如破竹”、“高屋建瓴”的缩略语。缩略形式和非缩略形式相比,其喻体及通过喻体显示的形象色彩,都明显存在数量上“多”和“少”的对立情况。这正是这部分近义成语表现其差异的最主要的方面。

参考文献:

1. 李行健主编《现代汉语成语规范词典》,长春出版社,2000年
2. 王涛等《精编成语词典》,上海辞书出版社,1996年
3. 刘洁修《成语》,商务印书馆,1985年
4. 杨振兰《色彩意义义素分析刍议》,《汉语学习》2001年2期 (作者单位:湖南邵阳师专中文系)